

# 中秋话月饼

任溶溶



中秋节到了,大家要吃中秋月饼。说到中秋月饼,我真为我家乡的广式月饼自豪。广式月饼从外形到馅子都太有特色了。全国各地大概都有中秋月饼,我孤陋寡闻,只见过苏州酥皮月饼,还有过去共舞台隔壁郑福斋卖的京式月饼,这两种月饼实际上就是这两地的饼,并无太大分别。不过到中秋节期间,郑福斋在店堂摆上一套京式月饼,很是显眼。那是底下一个个盘子那么大的饼,上面放一个小点的,再上面放上更小小点的,这样一层一层叠上去,像座宝塔一样。只有广式月饼和平时的饼样子两样,只在中秋节期间供应。现在大家说到中秋月饼,几乎就以它为代表。

我小时候在广州,看到大人吃月饼都很隆重,只在客人来时切月饼,中秋赏月时切月饼。切月饼称为 cam (阴去声)月饼,一个月饼 cam 成四块或八块,因为太甜,吃一块就够了。没有人拿起整个月饼大口大口的。我吃月饼只爱吃蛋黄莲蓉月饼,蛋黄不能硬,入口要和莲蓉融合在一起,这样味道才好。

昔日广州月饼只卖中秋节很短一段时间。后来我到了上海,知道杏花楼节后会用做月饼的材料改做普通的饼,我也就专买杏花楼节后做的饼吃,又好吃又便宜,何乐而不为呢?我真是吃到了很好吃的莲蓉饼。

话又说回来,我在上海,上海有一种月饼是广州没有的,而我又最爱吃。那就是鲜肉月饼。每次经过南京路老洋房,我马上就买两个刚烤出来、热烘烘的鲜肉月饼当场吃掉,太好吃了!

一日,指挥王永吉说,我领你去看陈逸飞的《海上旧梦》。

片子才剪出来,还没有混声。一干人坐在徐家汇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白楼里。那里早先是法国圣衣会修女的宿舍。

歌星毛阿敏也来了,她被指定演唱片中的主题曲。

屏幕上,身着旗袍的女子,像梦,像回忆,像灵媒,飘然而至,随着她的绣花鞋,镜头穿越了外白渡桥,苏州河,城隍庙茶楼,龙华寺庙,徐家汇天主教堂;“文革”了,教堂的十字架被扔进了火里,神父和修女一脸的惊恐……

陈逸飞坐在三轮车上,车轮碾过石子路。这是陈逸飞自己花钱铺的,没有什么道理,就是觉得应该有这样一条颠簸的小路。

陈逸飞不是演员,不是道具,不是旁观者,他是卡尔维诺笔下的都市漫游者,在镜象里,叙述着一桩

# 旧梦

淳子

一桩的历史事件。

样片放完了,人们习惯的靠在罗马式落地窗前或抽烟,或窃窃私语。夕阳落在窗台上,慢慢地移动着。

1994年,《人约黄昏》开拍。原著是徐訏1936年的小说《鬼恋》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弄堂里,一个扑朔迷离的女子和报社记者的一段人鬼情恋。陈逸飞再次选择了徐家汇天主教堂。冬天,近黄昏,剧组的车子停在教堂门前。

名模张锦秋扮演的“女鬼”身穿旗袍坐在人力车上,经过徐镇老街的石子路,进入教堂。风乍起,吹起了旗袍的一角。

第一个镜头顺利完成。按照台本,第二个镜头是:远远地,可以望见徐家汇天主教堂尖顶的剪影。月光下,女子的皓齿如宝剑的寒光,脸色清白如纸,丝袜,高跟鞋,衣服太薄,身子更薄。女鬼与记者约定:下个星期,第一个月夜,在此见面。

女鬼说完,倏忽消失在重重暗影里。记者伫立在街角,怅然若失地望着女子遁形的方向——斜土路。

陈逸飞说,要等月亮升上来,最好是一弯新月。我和扮演记者的香港演员梁家辉坐在一辆吉普车上。过了晚饭时间了,还

是不见月亮。车上没有暖气,我们都穿上了棉大衣。陈逸飞以画家的视角来审视每一个镜头,没有平庸的用光和画面,也没有人为调度的场景,他执拗地等待着。将近十点了,那一轮三十年代的月亮依旧没有出现。陈逸飞拉开车门道:“你们先回酒店休息,我和副导演再等等。”

这一等,就是半夜。第二年,张艺谋来上海拍摄都市黑帮片《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》。摄影是法国留学回来的吕乐。之前,他已经与导演黄蜀芹合作了《画魂》,对民国上海的影像、对徐家汇一带已有心得。然而张艺谋是陌生的。筹拍期间,他和吕乐日日泡在徐家汇藏书楼里,翻阅《申报》,以及上千张的老照片。日后,看电影《哈利波特》,便想起在藏书楼爬上梯子上找书的场景。

那日,在片场,饰演黑帮老大的李保田在镜子前嘀咕:这长衫短了,短了,该是盖住脚面才好呵。”于是,我们又去藏书楼翻检老照片,果然如此。几日后,片场再遇李保田,但见他撩起修改了尺寸的长袍,自满意得。

曾经,坐在建国饭店的行政楼,看徐家汇的车水马龙。徐家汇藏书楼,因为修地铁,被挖去了一块。据说,挖去的那一块是哲学部分。哥特式天主教堂的尖顶,陷落在巍峨的高楼大厦之中,不再刺破青天、至高无上,硬是做成了街道中一个见证城市开埠的建筑雕塑。

那一带的房子,清水红瓦,被岁月托在那里,一托便是一百多年。旧是旧了,可它的好看全在那些斑驳里了。



曲阜孔庙

(中国画)

王宏喜

有三胞胎兄弟,老大叫“长期”,老二叫“一直”,老三叫“经常”。爸爸对他们说,你们三人,在家里一起玩,出外做事不要一起去,因为你们太相像了,容易把人家搞糊涂。事实也是这样,很少有人请三胞胎做同一件事。

有一个聪明人,做事喜欢别出心裁,他把三胞胎请去做事。做了什么事呢,就是造句子。对,三胞胎是造句能手。

聪明人造的句子是这样的:太阳长期照耀我们,一直经常给我们温暖。

做完这件事,三兄弟觉得浑身力气没有用上,又特别地累,特别窝火。回家的路上,三兄弟克制不住打了起来。从小到大,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啊。三个人打得气喘吁吁,精疲力尽。

回到家里,爸爸显然知道了,捶胸顿足地说,废话连篇啊废话连篇,太小瞧我们了!

可是,人们都说聪明人有创意,说他新方法造的句子,具有异常的视觉冲击。爸爸哀叹说,看来我老了。

聪明人再接再厉,他把“长期”和“一直”请去,让它们一起做两件事。聪明人用“长期”和“一直”造了两个句子:

长期以来,太阳一直照耀我们。

一直以来,太阳长期照耀我们。

# 经常以来

榛子

不乐。“长期”对爸爸说,有我在,已经把时间范围表达得很清楚了,关它“以来”什么事,瞎凑热闹!“一直”也是这个想法。

爸爸说,知足吧孩子。咱们一向是用来搭配的小零碎,藏在角落,从不引人注目。知道吗?你们要感谢那个聪明人,他把你们同

“以来”搭配在一起,你们就不是一词了,是词组了;但不是词组,而且是一个结构了,叫“介词结构”。你们从此不必藏头露尾,可以堂而皇之站在句首了。这是多大的好事啊孩子。

爸爸还说,“以来”不是外人,同你们三个一样,也是表时态的。按规矩,你们之间不允许互相修饰,就像人类近亲不可结婚。这个聪明人,敢于化腐朽为神奇,了不起啊。

话传到“以来”耳朵里,“以来”非常不爽。没错,“以来”是个可怜的小东西,它需要一个拐杖,才能到处行走。什么拐杖呢?它喜欢跟在动词后头,表示相对明确的时间点,比如“结婚以来”,“解放以来”,“读大学以来”,有了这样的拐杖,“以来”才可以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。可是,聪明人给它的是泛指的时间段,“长期”,“一直”,它

手足无措,不知该怎么“来”,从段首来呢,从段中来呢,还是从段尾来?这个不好来,它来不了。

可是,聪明人造的新句子,得到更多人的称赞。人们说,这样的句子太妙了,太有气势了,文贵一口气啊!于是我们看到,“长期”和“一直”拽着“以来”,走街串巷,到处乱跑。

最近事情有新进展。老三“经常”感到备受冷落,一怒之下,它甩开聪明人,亲自给“以来”打电话,发短信,强烈要求合作。“以来”真是好脾气,一般不肯得罪人,据说,初步达成合作意向。

所以同志们,耐心等待吧,用不了多久,新的组合“经常以来”就会光鲜上市啦。

我的额头试体温,有的在在一旁紧紧地拉着我的手……

我感受到他们手上传过来的温暖,心中涌起莫大的感动。与他们相处不到一个月,在他们身上,我也只是尽了一个教师应尽的责任,但是,他们却把信任给了我,把真挚的情感给了我。面对他们,我心里涌动的只有一个念头:放下自己的梦,踏踏实实做一名称师吧,为了可爱的学生!

对于当教师,我是没有思想准备的。大学期间,我对未来的职业曾有过种种憧憬,惟一没有考虑的就是当教师。为了能够实现理想,我做过很多努力。我写小说,写诗歌,写故事,那些看来十分稚嫩的作品,经常得到老师的高



# 杭州三首

徐天一

灵峰绿萼梅  
生香活色却模糊,萼绿飘飘入月初。  
到得灵峰惊一梦,青春开到雪肌肤。

超山探梅未得闲  
湖海飘零半世余,超山寻梦问栖居。  
花纤苦念红尤甚,山绕春恩更见眸。

萧山朱家济书法展  
羊毫笔下识葱珩,寥落英花我独倾。  
是日萧山寻大雅,平生百拜老余清。

我于1952年夏离开黑白隔离的密苏里大学,与友驾车来纽约,沿途停留,就慢慢体会到各色人种间交往的变化。那时,从美国南方前往北方,首次在公路旁一个餐室看到黑白男女随便讲话打趣的自然态度,就令我感到心理解放,在密大,我是“外国学生”,好似客人一样被看待。一到纽约哥大附近,几位同胞学生前来接我们,帮我们安顿,就有回家之感,那时在我看来,纽约是个庞大的上海,一个人种众多,言语复杂的国际大都市,待人接物,没有拘束。与南方的缺少见识、多是农村背景的北欧、西欧金发蓝眼男女的环境截然不同。

我到哥大租房居住后,附近中国同学与中国餐馆众多,当时曾深悔早应该直接来哥大上学。但后来我也珍视自己在种族隔离南方的生活经验。在社交方面,我倒觉得反而在密大更惬意,因为那里,学校有个国际学生组织,经常举行周末舞会,欢迎同学们参加,有的阿拉伯学生甚至与当地少女结了婚。

住在纽约哥大附近,中国男女学生自己组织派对。可是我总觉得格格不入,后来在格林威治村偶然遇到一位纽约大学女生卡洛儿,我的社交生活由此发生了大变化。

我于1947年出国前,就已从书刊上了解到纽约格林威治村文艺人士落拓不羁的生活状况,就很心往。一天晚上,在一个教堂青年聚会上,我遇到娇小玲珑的卡洛儿,谈了一段话后,我们一见如故,我们所谈论的是海明威、亨利·米勒、F·司各特·菲兹杰拉德、毕加索、马提斯、马克思、恩格斯、斯大林、列宁等,几乎无话不谈。我不信她小小脑袋中装有这么多的东西,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个知名犹太学者的后裔。那时二次大战结束后尚不久,犹太人对于纳粹恶行特别敏感,他们多数人聪敏而思想左翼。

我与卡洛儿从此成了好友,经常去格林威治村许多小剧场观剧(多是先锋派的 avant-garde),与百老汇戏剧截然不同。那时她并不住在房价昂贵的格林威治村,而是在隔河的布碌仑高地(Brooklyn Heights 今日也成为高贵的地区)。年轻的文艺人士都移往当时房价尚低的布碌仑高地,成为第二个格林威治村。在那里,我度过了很多愉快的周末,特别高兴的是星期日早晨的一杯浓咖啡,一份《纽约时报》,一群年青人大谈世界时事与当代思想情况。我一接到邀请,马上从哥大的110街地铁站乘车,25分钟即可直达布碌仑高地,极为方便。

在布碌仑高地厮混,在我看来,最有意思的是男女交友方便,通过卡洛儿,我结识了爱沙尼亚裔的金发娇小美丽的欧尼,德裔的身材高大结实金发卡兰,挪威裔的高挑漂亮的金发琼恩。我与她们都有过亲密关系。欧尼是一位落拓不羁,敢言敢做的女郎;卡兰较为沉默,容易生气;只有琼恩后来成为我心爱的一个。她的身材犹如模特儿,生性浪漫,朋友众多,后来终于令我生气,某次她来电话,一言不和,我马上挂断电话。我们就是这样绝了交。

在布碌仑高地厮混,第一个条件就是态度随便,对什么都无所谓,这样的大方才能吸引对方,如果你的态度太认真,堕入爱河,你就倒了霉。这是我在格林威治村生活中得来的经验。请想60年后,我仍在念及分手后她的状况,这么多年后,很可能我的这些女友都已去世,忧、爱、愁、乐,人生不过如此。

幸而我最终娶得一位合意的妻子。她在年轻时也有琼恩的身材,琼恩的智慧,但没有琼恩的放浪。我与老伴青年时是在纽约国际学生联谊会相识的,我们现在已经过了金婚(50年)纪念,一生美满,然而一切终将结束,人生在世近百年,不过如此。

生,现在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,和我一样,有的也成了教师。他们也一直记着当年在山间颠簸的驴车——现在很多孩子都没见过的驴车。

在以后的年代,那崎岖山道上吱吱呀呀响着的小驴车,和那些簇拥护送的学生,成为永久的教育印记——教育我这个教师的第一课,就从这里开始。我能够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,始终保持一种学生般的单纯与清高,没有被世俗所污染,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。在有些人的眼里,这种表现也许显得不成熟和幼稚,但我怕是终生都不会改变了。

你现在该知道,我为什么那样怀念太行山了吧。

# 回谈

明起请看一组《我参加过的比赛》, 责编:徐婉青。

# 山间小道上的驴车

张春莲

度评价。由此,也更坚定了我走文学道路的决心。得知被分配到中学当教师,虽然心里极不情愿,我还是带着一大箱子书,去学校报到了。不过,我的文学梦并没有就此而停止,我还在不断地写,写评论,写诗,写小说……只有希望有朝一日离开讲台,实现自己的文学梦。

然而,就在这吱吱呀呀响着的小驴车上,在这崎岖不平的山道上,我从梦中回到了现实。我不能不去想,如何去做一个称职的教师,如何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学生。面对巍巍太行的崇山峻岭,我开始了作为一个教育者的思考。

我就是这样走过了38年。当年在山道上护送过我的那些学